

面孔

纽约的地铁

◆ 大宝

早已听说纽约地铁有百年的历史,是世界上历史最长的地铁之一,此时眼前所见也确是一幅陈旧的景象,即使在如此重大的节日期间,这里也是灯光昏暗,而且那略显破旧的站台上也甚少装饰。在站台附近,有卖艺者在独自弹唱着,不过经过的人大多沉默着匆匆而过,鲜有驻足聆听或扔下几个小钱的。这略显压抑的气氛,让刚从热闹的曼哈顿街头下来的我不禁有种进入另一个世界的感觉。

坐上地铁后,我有点意外地发现这里竟

没有电子显示屏,我只能通过窗子勉力辨认站台上那乱七八糟的字牌,同时注意听着列车长的报站。不过那列车长的报站声始终懒洋洋的,而且含混不清,我听了半天一个也没听懂。

因是节日期间,车厢里乘客较多,或许因受地铁里这种气氛的影响,乘客们大多都没显出过节的兴奋劲,在车厢与铁轨的刺耳的摩擦声中,他们有的小声交谈,有的安静地看着报纸,有的干脆打起了呼噜。在穿过隧道

时,窗外墙壁上乱七八槽的涂鸦被急速闪动的光线映衬着,让人不禁猛然想到一个词:光怪陆离。

到下一站停车时,上来了几个小伙子,他们穿着圣诞老人的服装,还抬着一面鼓,上来之后他们便敲着鼓开始表演起来。他们的到来似乎给车厢里带来了一些节日的气氛,不过他们可并不是什么志愿者,这表演是要收钱的,而且那拿着纸盒挨个收钱的小伙子表情冷漠,目光犀利,那句“圣诞快乐”也说得硬邦邦的。

第二天,我和一位纽约当地的朋友谈起了这次乘地铁的感受,那朋友听了微笑一下说:“纽约地铁一直都是这样的,我们都已经习惯了。”

心得

日本瓷都有田行

◆ 林木 文摄

日本佐贺县的有田市,是闻名遐迩的瓷都。整座小城林木葱郁,绿水环绕,鲜花盛开,景色相当安详。而田町一条老街,更是弥散出清幽古朴的风情。这里大都是旧式的木结构平房或二层小楼,有的顶上覆盖着厚厚的茅草,带有浓郁的明治遗绪,给人以飘逸平和的韵味。

我们在日本友人佐佐木先生的带领下,先来到了酒井家族的柿右卫门窑。窑场前是个很有年代感的庭园,高大的古树嘉木相拥着丰艳的杜鹃,清澈的溪水中五颜六色的锦鲤正在悠然地嬉戏。走过那座平坦的老木桥,只见柿右卫门窑的第十五代传人酒井田浩先生已热情地相迎在窑场口。

瓷器,在日本称为“烧”。而日本在欧洲最出名的就是酒井田家族的柿右卫门烧,其在本国也是享有最高的声誉与地位。早在元和三年(1617),也就是朝鲜陶工李参平在有田乡发现白瓷矿的第二年,酒井田田西也就来到了有田乡,开始烧制唐津样式的陶器。宽永三年(1626),丰臣秀吉的御用烧物师高原五七郎专程到有田柿右卫门窑烧制三年。宽永二十年(1643),柿右卫门窑终于烧制成功了赤绘釉上彩瓷,从而将有田烧推向了鼎盛期。以后柿右卫门窑又和我国的瓷都景德镇合作,将精美的彩绘瓷销往欧洲及美洲,从而显示了东方瓷艺的风采神韵。

眼前的这位酒井田浩先生相当年轻,穿着时尚,但说到有田烧,却是如数家珍。他告诉我说如今的柿右卫门窑依然保持着古老的柴窑,不用测温器,更不用电脑控制,全凭目测感觉与经验,可谓是天人感应。然后,他便带着我们走向柴窑场。

还未踏入窑场,就闻到了一股清醇的松木香,原来窑场四周都堆着一排排同一尺寸的松木柴。柴窑是两口连体,一人多高,一看便知是家族的小窑口。但历经数百年的火烤烟熏,那种浑穆厚重的沧桑感令人肃然起敬。

柿右卫门的工房就设在柴窑边,只见玻璃门上贴着“不可入内观”的铭牌,但酒井田浩先生却十分爽快地为我们推开了玻璃门。工房内有十多名瓷工正工作着,他们有的在仔细地上釉,有的聚精会神地在已成型的瓷瓶上作画。有一位约五十开外的瓷工正在一只花瓶上彩绘草纹花鸟,那精细的笔触、灵动的线条和瑰丽的釉色,凸显了名瓷之风。“画这样一件瓷瓶大约要多少时间?”“要半年多。”这真是融入生命的艺术。从工房出来,当我们向酒井田浩先生表示感谢时,他却真诚地讲:“我们柿右卫门的釉上彩,就是先祖向来自贵国的景德镇的一个名叫周辰官的先生学的。饮水思源,这完全是应该的。”

柿右卫门的陈列馆设在一幢明治式的老屋内,尽管场地不大,但陈列的却是历代柿右卫门传人的精品力作,大多是华美富丽的釉上彩,弥足珍贵。而其他的各类展品诸如茶器、酒器、食器等也以瓷肌莹白、胎质细腻、做工考究、赤绘精良、釉彩灿烂而彰显出一种工艺的高迈与名窑的尊贵。因而其价格不菲。

从柿右卫门窑出来后,我们又参观了源右卫门窑、古琳庵窑及深川荣左卫门的香兰社。这些也都是颇有历史传承的家族老窑。其中的源右卫门窑颇具规模,特别是其窑场前的花园,犹如皇家花园般的精致富丽。



河内,那一段旧时光

◆ 张明旻 文/摄

风情

整个河内都洋溢着一种旧时代的文艺气质,像是在电影胶片上冲洗出的城市。遗存着很多奶黄的法式洋房,旧得那样风韵,似乎建造它们就是为了变旧,随时都会讲一段红尘往事。然而百年前才子佳人的戏份早已落幕,汽车间开了烟纸店,壁炉封了当碗橱,有脚浴缸里养着鱼虾,舞会裙摆扫过的楼梯堆满杂物,雕花木栏积着灰尘和蛛网,是挂拖把的好地方。也许只有在人静的深夜,老洋房才会做一个绮丽的梦。美梦易碎,芳华易逝,世俗柴米坚不可摧。

一幢发黄的老洋房斑驳颓败,一长排木百叶窗已被岁月涂黑,但依然掩饰不住曾经的高贵。门楣上赫然两个繁体中文“荣发”,让人猜不透房子的身世。面前拉满电线,头顶违章搭建,底楼破墙开店,身上装有广告牌,大抵是老洋房都逃脱不了的宿命。

一座废弃的华人祠堂封了门窗,一些地方掉了涂料,露出红色的砖,只有屋顶的龙形雕塑如旧。这些华人的祖辈漂洋过海,建起祠堂,聊以在陌生的他乡安一个故乡。多年后,他们心心念念的那个故乡,却隔着海、隔着山,再也回不去了,直到自己被挂在墙上,成了后人们的他乡。

河内大气沉稳,就连普通民宅,虽然狭窄,却从容淡然,荷花弄草,不见一点浮躁。不上锁的矮铁门,墙上敷着青苔,屋顶长着小树,潮湿的地砖上粘着昨夜被雨打下的叶子,楼上的植物垂落到楼下窗前,露台上挂着帘布,太阳涂在茂密的树冠上。落地窗照出树影,影子一年年长高,屋子一天天老去。明黄的老墙在余晖中愈发柔和,越南人还真是喜欢黄和绿。老妇人站在阳台上看人来人往,小孙女雀跃地背着书包回家。这样的弄堂,住着住着,一辈子就过去了。

在一个安静的街口,树干上挂着镜子,地上摆着工具箱,露天剃头摊的师傅正在工作。吃罢午饭,中觉起来,等太阳隐下去点,笃定地踱到相熟多年的剃头摊,半闭着眼睛,任师傅摆弄,聊几句听说的新闻旧事,原本很快完成的剃头修面没完没了,倒成了附带的事。无论顾客还是师傅,都享受着。比起堂皇的美发店,这种有人情味的剃头摊更叫人喜欢,定要衬着半旧的街道、悠闲的自行车才好。

河内有一大一小两个著名的湖,大的叫西湖,虽有杭州西湖的浩渺,却无意境,湖中多死鱼,沿岸多中年男子用一种独特的三爪铁钩钓鱼。小的叫还剑湖,阴雨天雾气迷蒙,水草丰美,临湖照树。

到了莫斯科,红场是首要的必去之处,朝圣之地,因为它曾留下了太多壮怀激烈的历史画面。亲临红场才发现,它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其面积大概是天安门广场的五分之一,地面由方块石子路铺成,且不太平整。红场在古俄语中含有“红色”“美丽”之意,它的西侧是壮观的克里姆林宫,北面为褐红色深沉墙面的国立历史博物馆(建于1873年,莫斯科标志性建筑),东侧一长排淡黄色建筑是俄罗斯最大的古姆百货商城(1893年建成,世界知名十大商城之一),南部为典型的洋葱顶东正教风格的瓦西里大教堂,建于伊凡四世时期,传说此教堂落成时,伊凡四世惊叹之下,竟下令挖掉建筑师的眼睛(怕设计出更美丽的教堂)。

红场西侧近靠克里姆林宫红墙的列宁墓,规模比想象中的小,我们到的那天,列宁墓没有开放,因此只能看外观。今年5月,普京第三次当选俄罗斯总统,站在列宁墓台阶上检阅部队的开闭幕式全球播放,导游说,那是摄影师的功劳。看来,现场与镜头就是不一样。

电影《列宁在1918》中,有列宁和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办公的情景,原以为克里姆林宫就是座宫殿,其实它是一个庞大的呈三角形的建筑群,曾是历代沙皇的权力中心,十月革命后成为苏联党政机关所在地。克里姆林宫的外围红墙全长2235米,高5至19米,厚3.5至6.5米,有四座城门和十九个尖耸的塔楼,其中最著名的塔楼有五座,1935年,分别在这五座塔楼顶装上由红水晶石和金属框镶制而成的五角星,内置5000瓦功率的照明灯,因此昼夜红星闪闪。1941年11月,德军长驱直入,兵临莫斯科郊外,其先头突击部队甚至已看到了克里姆林宫塔楼上的五角星,德军叫嚣:攻占莫斯科指日可待!但斯大林依然在红场举行十月革命24周年阅兵式,受阅部队接受检阅后直接开赴前线,顽强的苏军众志成城,硬是挡住了德军的步伐,胜利保卫首都。

克里姆林宫的中心部位,称中央教堂广场,有建于15至16世纪的圣母升天教堂、天使教堂、报喜教堂、伊凡大帝钟楼等,不远处就是普京办公的总统府。宫内还保存着一尊已有四百多年历史的、重达40吨、但从未发过一炮的“炮王”,还有一座近三百年历史、重达202吨、但从未敲响的“钟王”(因它铸成后敲第一下就出现裂痕,钟上掉下的一块就重达11.5吨),颇有些黑色幽默。

克里姆林宫的西面是亚历山大花园和庄严肃穆的无名烈士墓,无名烈士墓修建于1967年,是为了纪念二战中牺牲的先烈。墓碑上刻着:“你们的名字无人知晓,你们的功绩与世长存。”墓碑上的长明火终年不熄,蒙蒙细雨中,我们有幸看到了守卫烈士墓士兵的换岗仪式,他们举起的脚步笔直挺拔,呈九十度,一丝不苟,真对得起长眠地下的先烈们。



履迹

莫斯科的心脏

◆ 任海杰